



10096

方洲先生集卷之四

海昌許

清編集

國朝書
清編集
卷之四

門人朱 祚校正

後學錢世珪重校

讀史錄 四

昭帝

始元元年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

春秋人臣無將故有誅意之法淮南厲王初以

方洲集

卷之四

一

史四
于潤吉
二百〇四

驕蹇不奉漢法史猶謂文帝不及時裁制以成

其敗燕王旦蓄謀過望已非一日及是反具已

成黨與皆死其意非特將而已乃赦而弗治失

法已甚又不能為之防範節制任其怙玩無所

忌憚遂使上官桀等得以藉旦為外權旦亦樹

桀等為內黨交通構煽至於七年之久而後發

豈非昭帝扭於私恩霍光等不諳大義而實有

以養成其惡歟

二年

三月遣使賑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武帝徵斂百端誅求無算終世未嘗見其有餘昭帝卽位未幾惠賚數舉其後未嘗見其不足以此見天下之豐約安危未有不係於君心轉移之間也

四年

立婕妤上官氏爲皇后

此上官桀謀反之階霍光滅族之轍也

方洲集

卷之四

二
史四

二百五十五

六年

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

按張騫使西域爲匈奴遮畱持漢節不奉行時百餘人去十三年唯二人得還大略與蘇武相類然朝廷之所著列華夷之所敬憚古今之所稱仰騫實不得與蘇武並焉蓋武之出使本以王命懷遠其名正其言順事雖不幸顧其忠義之發又適當所往之國匈奴威之不能懼愛之不能喜說之不能使其聽處已不以死生動心

事君不以存亡改節敬事不以近久老壯易慮
觀其折衝律對李陵服武帝之喪從容處義庶
幾盡已俟命之士至今使人感歎而不能已可
謂忠義之至豈特慷慨殺身者哉若騫之事不
過開邊務遠爲之遮畱於中道又復低回逋遁
如婦人女子之態使其事成不足以光時不成
適足以辱國其功遠在常惠馬宏之下安得擬
武哉故君子之事君也任正爲上服勤次之以
死抵利斯爲下矣

方洲集

卷之四

三

史四

施養元

三百〇八

元鳳三年

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王者之兵有罪致討無罪卽止况夷狄不治者
哉今烏桓數犯塞則有罪之人也匈奴希寇盜
則無罪之人也武帝時閩越相攻田蚡汲黯皆
以爲不煩辱使往救此意適與克國合光不能
用乃出擊匈奴是欲殺無罪以快有罪若爲烏
桓報怨者且曰兵不空出若使匈奴不引去烏
桓又無罪明友惡空出之名則將何施哉是舉

也不必慮勝量敵直以擊反者爲事則烏桓坐弊而漢之正兵自可立威於匈奴矣

四年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高帝之擒韓信景帝之殺晁錯武帝馬邑之謀皆此舉類也

元平元年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秋七月迎武帝曾孫入卽位

方洲集

卷之四

四

史四

二百七上

霍光立宣與周勃迎代事狀相似而體要不同諸呂擅政其患動以天下故孝文之入少帝之誅皆出於衆人以天下之患合衆人之情勃雖會其成功而廢立之權誠未嘗專任昭帝無嗣其事係於朝廷故昌邑之謀曾孫之詔光皆任爲已事以一人之身制兩主之命雖確然忠義而立廢之權光固不能却避矣春秋之法繼世易代雖嫡正必有所承稟況立庶召外乎故使勃得昌邑則變不可言何也無所承命也使光

得孝文則成功有餘無可復議何也有所承命也然則光勃之舉互有難易得失勃適幸而光不幸焉耳若光當首事之時卽能博詢臣民謀及卜筮來丙吉之奏記質睦弘之驗占迎孝宣而立之則神器永奠天位一成蚤有定策之勳中無易主之咎雖伊周不過矣何一勃之足較哉惟其不能知難慎始以致廢置太輕威望過分知者雖諒其心不知者尚疑其迹此所以有芒刺之警也況又不能固於自退以致威福浸淫恩怨交迭積疑蓄憤自取滅宗豈不哀哉史稱光不學無術黯於大理以及顛覆是固然矣然周勃亦重厚少文其初不過鄙僕庸夫耳未嘗明理而卒保世嗣豈非因其所遇亦有幸不幸哉是故論光之功莫難於廢昌邑論光之失莫重於立昌邑光非同姓之親又解阿衡之德如此而禍敗不及其身光亦未爲不幸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有天下之大義有天下之正禮霍光以臣易君不合於義則謂之篡延年居下劾上不合於禮則謂之誅光惟義之大而不顧已之安危延年惟禮之正而不計言之可否事未定不可無霍光之謀事既定不可無延年之劾其功蓋相須也

宣帝

本始二年

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初詔

方洲集

卷之四

六

史四

二百五七

下夏侯勝獨以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詔書不可用

云云

夏侯勝之語實天下公論帝後嘗謂勝曰先生

建正言無懲前事則帝亦既審之矣但當特對

君父之際議論頗傷於急迫有妨定哀微詞之

義其後有司請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於禮尤

爲不經勝時已遷太子太傅竟無一言諫正信

哉以前事爲警一語一默君子皆不能無惜

三年

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收繫顯具語光以淳于衍毒殺事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其女入宮

按昌邑王時田延年有定策元功及小有罪光不肯遽釋必欲使往就獄而公議之今顯令女醫毒殺母后此何所爲事光直署令勿論前後予奪操縱何其小大不相當也春秋有誅意之法有黨惡之罪有成亂之責光初不欲封許廣國則造意矣蒙比淳于衍則黨惡矣納女入宮則成亂矣雖爲人爾猶當坐也況其妻女乎先儒論光不發覺則是與聞其事光之罪豈止於與聞而已哉

四年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

是時四十九郡同日地震山崩水出北海琅琊壞祖宗廟其爲霍氏專權毒弒許后謀殺太子之兆明矣時魏相丙吉韋賢蕭望之之徒咸在帝又詔令博問經學之士無一人敢以爲言豈

方洲集

卷之四

七

史四

三百〇一

皆智識不逮耶劫於霍氏專制之威懲於夏侯
勝直言之戒是以囊括而不敢發耳向使霍光
未歿帝不親政則封事終不得自達帝何由審
決而預爲備然則人君之斥逐諫官適所以助
權臣之橫威也可不慮哉

元康二年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魏相諫相好
觀漢故事嘗條漢興以來事及名臣奏請施行敕
掾使按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
方洲集

卷之四

八

史四

二百十三

災變相輒奏言之

魏相能以前人之善爲善以天下之憂爲憂此
宰相之要道也然其意嚮所在亦欲宣帝率循
舊章所以防其變弛之漸周察民隱所以慮其
逸欲之萌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真可以爲萬世
君相之法後之大臣有蔽賢嫉善自多其材而
以治蹟驕人惡聞民之怨咨憂患者其視相之
忘已事君豈不大可愧哉

黃龍元年

冬十二月帝崩

宣帝元康以前政尚寬平信用直諫禮任賢俊
篤於治理故黃霸以持法和平遷擢魏相以封
事給事中夏侯勝雖死罪復見委任又嘗省京
師屯兵罷郡國官館假貸貧民凡所施行率多
類此元康以後祥瑞薦臻四夷欵附志意旣侈
刑法漸嚴蓋寬饒楊惲以疑似致死宋疇王吉
以論諫貶歸趙廣漢韓延壽以微罪見殺修飾
宮室宴賞稠繁而金馬碧鷄之求至不旋踵反

方洲集

卷之四

九

史四

二百九

觀前事如出二人雖曰過而能改瑕不掩瑜若
比之殷宗周宣不能無可議者且帝起自閭閻
之中備悉艱難洞明世故論其始終固當無所
改作然而甫及數年操舍已異況後世人主出
於宮生內長居養數移積習易溺苟非學問之
明聽納之廣又豈能純德善治久而不變哉

元帝

初元二年

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時

石顯與史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

古今治道同體異宜三代以降世不相襲雖孔子之聖猶曰從周不敢反古若夫救弊起廢損益而潤飾之使合於先王不背時制則庶幾矣苟非明良相值適會更理之際而輕欲變法易度未有不蒙是古非今之罪者此曹參魏相所以一遵約束條陳故事意亦有見也蕭望之當優柔不斷之主戚宦弄權之時所宜制節謹度動守常法以防他日之變亂猶有懼乎勿及而方洲集

卷之四

十

史四

三百三十一

乃肆然勸導上以古制至以用宦者爲武帝游宴後庭之事將欲盡驅漢法而歸三代之域意誠美矣此何時也事可遽如許乎遂使石顯史高常持故事以沮其謀反指望之等爲權誣上是我之所當防彼者今彼反借以防我矣豈不大可笑哉是後元帝頗改孝宣之政毀及祖宗寢廟而無所顧恤得非有以啓之歟

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

大臣之事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二者而已蕭

望之以經術事孝宣颺歷兩朝周達庶務見機
明決固當不減二疏古者刑不上大夫況以師
傅下獄望之於此所宜高蹈遠引不俟終日執
節自固優詔不起則帝必將因是而有所悔悟
彼石顯輩顧以耆德尚存亦不敢大肆兇誅是
望之一去而兩得不亦可貴哉惟其不明去就
偃蹇自負與周堪更生旅進退以及於禍其視
明哲保身者遠矣自是顯代弘爲中書令羣邪
構結多殺士類敢爲變詐以持人主無不當意

方洲集

卷之四

十一

史四

三百〇八

良由望之之死有以嘗之也

建昭二年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爲城旦

衰亂之世君子常急於去小人小人或不急於
去君子何也正者有惡於邪而邪者實欲附正
也然君子之待小人公以疎小人之防君子私
而密公疎則言動顯著而彼得以爲地私密則
蹤跡詭秘而此不悟其機此君子所以欲去小
人而卒不能去小人欲附君子而終不能安是

以古者明哲之士不幸而仕於邪佞之時勢不足爲義無可去則必遜言慎動簡事寡交以求無惡於正無廢其職而待彼之自定如此猶懼小人之弗戢況可以攻激趣之哉當孝元初政蕭望之周堪史高皆爲遺命大臣義同一體望之等誠能率德導善相與協和引掖通議而行則高必不肯自絕於君子而甘爲小人之歸惟其傲然自滿援舉後進與之同事使高克位具員冗如土梗高旣孤陋勢不得不與恭顯等合

及其比周旣稔邪正已判猶不悔悟乃欲以文字口舌爭之以致鄭朋反唇相攻蕭伋服辜逮繫抽關啓鑰示人可投彼邪佞小人焉得不乘虛抵間而誣我以擅權朋黨之罪哉迹其所爲譬猶下流塞決反風縱火良由小人預爲之地而此不悟其機所以自及於焚溺也是後賈捐之之棄市京房之見殺陳咸之髡爲城旦使其不與楊興張博朱雲私交妄語顯等雖有宿憾亦何得把其陰重而指以爲罪邪不然此一特

也貢禹匡衡薛廣德韋玄成亦奏疏累上終帝
之世竟無一人詘辱其間雖不免於後議亦足
以見遜言慎動簡事寡交之明驗矣是知君子
之處小人當如治癰腫固本調中制令散解不
爲害而已未可遽施五毒剗殺之術也

竟寧元年

夏封甘延壽爲義成侯陳湯爵關內侯

初延壽湯矯制斬郅支匡衡以爲不可封劉向
以爲當封後世論史者或欲權其輕重而爲之

方洲集

卷之四

十三

史四
三十五

制宜或欲別加任使而需其厚報愚按春秋之
法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安國家則顯之又命將
詞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郅支前殺谷吉後不奉
漢詔又服屬烏孫大宛將有不制之患延壽湯
當專利制閫之地興兵誅之罪人斯得可謂有
功特以不當矯制耳況臨法又嘗上書自劾猶
爲輸服昔汲黯矯制發粟內事也武帝不加之
罪馮奉世矯制破莎車外事也宣帝薄酬其功
延壽湯比汲黯則有功擬奉世則同事元帝與

之封爵而殺其食邑賞罰之宜亦可謂兩得矣
然奉世本因持節出使適會其事而假節諭告
諸國延壽湯本非節使事出於迫脅而行故綱
目則曰莎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
之於陳湯則曰西域副使陳湯矯制發兵與都
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觀其一書叛一
不書叛一書制一不書制一書擊破一書襲擊
此朱子酬酢世宜斟酌衆論而爲輕重予奪故
其書法如此若以春秋抑戎捷之旨律之則皆
不足取也

成帝

建始三年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爲庶人

初王尊劾衡不及時舉奏石顯無大臣體所言
切當衡旣默不自安所宜引退乃復貪祿固位
不出三年而以簠簋不飾免闡於義利之辯昧
於進退之機衡何足以稱學問之士哉

四年

方洲集

卷之四

十四

史四

二百六八

夏四月雨雪復詔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自王崇等封爵後黃霧四塞兩月相承訛言大
水日蝕地震隕石及此雨雪皆陰盛陽微外戚
專權之象杜欽谷永不肯指陳實事乃反稱忠
頌德預爲王氏立防障以自託是二人乃陰邪
黨惡之徒所以致災變者也顧復從而問之能
不矯誣天意哉

河平二年

兩夷相攻以陳立爲牂牁太守討平之

方洲集

卷之四

十五 史四

三百〇七

武帝時兩粵甌閩未勤職貢不過羈縻使問而
已其後自相攻擊事若可緩者帝乃前遣莊助
發兵後遣王恢出擊會其散降而罷今烏孫王
興鈞町王禹漏臥侯俞親漢所建立擅兵相攻
已不能無罪及遣張匡持節和解猶拒命不從
刻木像漢吏置道傍射之使當孝武時則必暴
師宿將裹糧積藁不至於殲滅斥地不止也陳
立以太守行縣出不過時未嘗煩隻輪斗粟之
費徒以空言召興立亭下數其罪而斬之如呼

小兒如殺躡兔不容其喘息側足而授首於我
由是禹兪之徒皆震恐釋降俄頃之間西夷大
定其名甚正其功甚竒即使遇高武之時亦足
表著況元成衰弱之際豈不大增威重哉綱目
書以陳立爲太守所以美其不煩兵書討平之
所以予其能遏亂比閩粵之事而觀之其義自
見矣當是時無功而侯如淳于長者不可枚舉
顧立獨秩中二千石爵左庶長而已輕出死之
功崇不根之賞初漢之所以定天下者至是盡

方洲集

卷之四

十六

史四

二百九十五

忘矣雖欲久安得乎

三年

求遺書

初蕭何入秦御府止收畱籍而遺經書至惠帝
始除挾書之律文帝繼開獻書之路是孔壁所
藏伏生高堂之書漸出然猶未見所謂求也孝
武之世惟河間獻王以金帛招求四方所得皆
先秦舊書然亦止于一國至是成帝始命謁者
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

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箴
校數術侍鑿李柱國校方技向見王氏權位太
盛上方嚮用詩書乃作尚書洪範五行傳上之
欲以感動帝意帝不能用綱目揭而書之與綏
和元年書詔立辟雍同意皆所以幸而惜之也
四年

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

王鳳殺商之心已非一日初因訛言大水之議
固已慚恨繼因單于拜畏之事尤深忌嫉至此

方洲集

卷之四

十七

史四

二五五二

特以請囑不行而決發耳況商數以忠直見稱
爲上所簡注非商不容於鳳鳳必不容於商正
人之與邪人其勢自不兩立況又以盛名而居
高位其能免乎惜成帝爲天下君受制於外戚
不能庇一賢宰輔蓋可歎也商本以發病嘔血
而歿綱目特書憂卒所以進君子也

陽朔元年

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王章之奏舉王鳳與京房之指斥石顯若合符

轍雖曰不量淺深以致於死然其所言實發於忠誠切於心膂因帝開心聽納使之盡言而言耳奈何一轉眄之間皆不知其死所說難曰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又曰止之以其所不能止者身危雖非至言其章房之謂也吁元成二君真父子之政矣時衆庶多寃王章杜欽說鳳舉直言極諫此與石顯用貢禹同類自古奸邪用事所以彌縫過惡假公濟私以欺世固權者大率如此是故聖人無過君子悔過小人飾過飾過者將肆其過者也

方洲集

卷之四

十八

史四

三〇八

鴻嘉三年

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余讀史至此而有以得成帝之所以用王氏者矣王氏以列侯之貴憑母后之尊自建始以來盤根錯節穴社依城者十五年矣觀其去王商迫定陶帝已心不能平及王章入奏帝卽延問召見劉向極諫帝復歎息悲傷專權固上固已洞曉其辜而皆置之不問矣何獨至是而有此

舉哉蓋帝溺志燕游湛於酒色其心良欲以因循逸豫自便況遭世承平上下和睦帝雖知其權位太盛猶自托以至親謂其足任吾事庶幾遺大投艱無復外慮足以遂吾逸樂之私耳獨不意其引水行舟爲山築臺居室服御踰制僭度如此其甚由是赫然震怒責讓王商悉令召待府舍而以薄昭之事恐之帝之心豈誠爲天下國家哉惡其竊已之所好而同其逸樂也使帝此舉果出於太公發於積慮則當乘其負斧方洲集

卷之四

十九

史四

三百八

闔門之時而以王章劉向之言具白太后解其機務厚以賞賜敕遣歸第朝朔望以示優容保全之意則恩義兩全自是可以殺震主之威而無新室之禍矣惟其義不勝欲公不勝私口舌之怒不足以移心腹之好斯須之責不足以懲積漸之愆威福之權日益渙散而漢業之衰於此舉決矣

永始元年

夏四月封趙臨爲咸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爲鬼

王章劉向指斥王鳳罪惡言甚迫切帝初優容聽納竟無一詞責鳳何其仁柔也劉輔諫立趙婕妤意實忠恪帝乃怒激淵衷收繫秘獄何其暴戾也忽社稷之至計重房闈之私謀縱恣肝之大奸罪謬之正士威福倒置喜怒失倫所謂病在膏盲恐非藥石所能愈矣

六月立婕妤趙氏爲皇后

天子立后所以共承宗廟社稷延世嗣而母天

方洲集

卷之四

二十

史四

三百〇五

下故必妙選德裔昭舉儀物而納之未有因微行入一歌舞女而遽立以爲后者自飛燕入宮昭儀類進瀆亂宮禁蠱汚朝章譖逐賢姬讒廢正后帝溺於情慾汨於淫荒恣其所爲無不當意及乎綠綈葦蕩之事肆行禍水啄燕之誑已應帝之精神氣脉蚤已散斷於元延之初不待傅縡失衣之際而後見也帝竟弗悟蠱惑流連甘心委置灾變迭見而不知懼綱紀百壞而不知憂載胥及溺不圖其終而其死狀至今不白

自昔妹喜妲已褒姒以及漢之呂霍上官女婦
之禍君國未有憐於趙氏者陰邪日滋世變相
逐遂賄立定陶私收淳于長使王莽得以爲功
馴致篡逆其原皆起於此爲人君者可不謹其
嗜好歟

二年

免關內侯陳湯爲庶人徙燉煌賜淳于長爵關內
侯

陳湯功臣也以失言而加之罪淳于長罪人也

方洲集

卷之四

二十一

史四
二百五七

以私意而加之封去爪牙之威養心腹之蠹事
勢至此雖天欲扶持而安全之亦未如之何也
矣綱目比而書之意蓋有在也

元延四年

大司農谷永免

杜欽谷永所言皆會文切理蔚然成章有益於
事史贊所謂可述之文也惜其黨於王氏樹奸
誤主存心不忠與張禹相表裏君子無取焉永
視欽奏疏猶多惟切於說鳳獨涼州一章尤爲

激直然又出於王氏之所指使其視梅福朱雲已不可同堂語況能望王章之蹊徑哉綱目間載其詞所謂不以人廢言也夫惟正義明道其言愷切無遺不以進退利害少有沮抑卒保其身爲漢宗老吾於劉向見之矣

哀帝

綏和二年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傅宴皆爲列侯

方洲集

卷之四

二十二

史四

二百九十五

凡國家之所以積衰亂而至於敗亾者其患必有所本不先其本而欲扶衰救亂雖有願治之主其道無繇也孝惠之時患在外戚擅權於是景帝承恭仁之後患在武備不預於是有七國之亂故武帝張皇六師以威四海雖其後不輯自焚民窮財匱而昭宣二君乃能賑貸困窮矜恤刑罰此皆能救其本是以雖危復安將亂復治也自元帝委政二豎成帝寵任五王漢之國

勢泮渙杌桎者垂四十年外戚之患至于今極
矣哀帝以親藩繼統初政自躬救亂扶衰爲力
甚便使其能信孔光之正言斥董宏之阿議傳
后雖有請求尤當斷以大義起敬不從后雖不
悅苟見其家富貴將亦無復過望矣乃不能謹
微慮始依違遷就以私親而加尊號以末屬而
受侯封自是威福浸淫政權交錯比之前事相
去不能以寸顧其初所以罷黜王氏殆若爲丁
傅掃除地位者遂使元后蓄憤於上賊莽積謀
於下一旦政柄復歸果於篡逆若其素有良由
哀帝不能均戒顯絕盡收外戚之權一用一舍
反有以養其僞望而結於人心者久也

詔劉秀典領五經

初成帝求遺書命劉向校之向卒至是命歆卒
父前業歆遂總羣書爲七略以儒者竝稱九流
又引孔子禮失求野之言謂可因此以求聖人
之道術夫聖人道德載諸六經行之儒者其體
用廣博精深無所不具凡天下古今以文字傳

者其末雖殊其始未有不假托於儒也譬之大
家儒者固其宗主而餘子出其門猶之支庶服
役之人輔宗者嘗少而猾主者嘗多今乃與之
竝列而欲因此以求極致可謂失本末邪正之
辯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禮失求野意
或如此非謂正本不存而反求於邪末也按向
初志於枕中鴻寶苑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之
說觀其論復秦時陳寶祠事固已惑於虛無右
鬼其混視九家亦久矣子歆世其學而卒前業

方洲集

卷之四

二十四 史四

三百〇三

其後阿附賊莽爲之文飾多言僥倖非望以歿
宜其舛也然史記旣以道家兼儒墨合名法而
諸子略乃以雜家當之言論抑揚亦復相戾所
謂是非頗繆於聖人又謂顛倒五經豈皆有之
哉

罷大司馬莽就第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
有志行莽旣罷衆庶歸望何武唐林皆上書勸用

喜

傳喜守節不傾可謂賢矣然外戚干政自古深

戒不謂其賢不賢也漢自成帝委政母族紀綱
淪廢至是丁傅稱尊明晏封爵太后詔避外家
帝方罷抑王氏所謂割髮及膚之時喜雖已在
顯位獲大行亦當力退以率外戚何武唐林鮑
宣不能見微察遠同於衆庶乃上書盛稱喜賢
而復進用可謂不知務者且喜見嫉於傅后卽
使獲進事亦無益適足以憎莽比類覬覦之姦
萬一中末少異如莽之底蘊晚見則其流害社
稷又不知何似而止也故外戚子弟雖有賢名
終難預政惜哉孔光能慮改築宮之事而不能
正大司馬之舉何武能明於親疎相錯之義而
不能謹於傅氏廢興之論光不足言矣何武亦
豈閱歷既久而識慮日明者歟

建平元年

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

春秋之法誅及已死先帝之過雖當隱諱而國
嗣之寃不可不白既往之事雖可不咎而將來
之防不可不嚴繼體託後之意雖當軫念而姦

亂遺孽誠不可復侍帷幄哀帝免欽爲庶人徙其家屬而不窮治可謂得矣但以爲德趙后而不竟其事猶不可以爲訓也

四年

王嘉獄殺之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校尉孫寶爲庶

人

鄭崇獄殺之

時帝橫賜董賢崇因諫下獄寶爭之而免昔仲子之賄春秋以豫凶譏之哀帝至以東園祕器珠襦玉匣賜賢又爲起冢此何所爲意時賢年

方洲集

卷之四

三六

史四

二百六十六

方二十帝不知爲全其生而欲厚其歿可謂不圖之甚豈帝亦自知其不久乎他日埋之獄中求一美祿將不可得帝之愛賢實所以害之也後之佞幸可不戒哉

元壽元年

漢崇獄殺之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漢自蕭何下獄竇嬰棄市其後凡有罪者多自殺王嘉本以忠諫致上怒不肯咀藥及就獄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爲罪不食而歿庶幾顛沛

不移無媿史魚之直視彼縱欲敗度扼險自裁
死無以自明生不能決退者相去甚遠可謂能
死矣嘉之死實成於孔光不知光聞嘉自罪之
言其顛有泄乎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趙廣漢以迫脅魏相而致死鮑宣以摧辱孔光
而髡鉗是故君子居位任職雖分所得爲尤必
審義而不倍法則寡悔矣

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帝視賢曰吾

方洲集

卷之四

二十七

史四

二百八十八

欲法堯禪舜何如

宣帝時蓋寬饒上封事偶引三王官天下之語
猶以此見殺帝無所事事而欲效燕噲諄謬之
舉此豈人情哉意者漢之國運當輟哀帝輕視
天下鬼神陰發其衷以顯示易姓之兆邪其事
甚於改元易號著於石立行籌當時大臣自蕭
咸王閎而下更無一人先知疾諫以爲變異者
可勝歎哉大抵西漢之統系當以哀帝爲旣朽
而平帝爲始斷可也

二年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迎
中山王箕子爲嗣

大司馬首臣也迎立大事也皆出於太后王莽
而在廷公卿百僚宗室疏戚無一人預天下大
勢果何在哉當是時莽之根蒂有托羽翼已成
雖得賢智長君猶將不克而乃迎立幼冲此莽
之沈計錮慮所以成篡奪者也豈待孺子嬰而
後見哉

方洲集

卷之四

二十八

史四

二百五十一

以孔光爲帝太傅

光見莽權日盛憂懼乞骸骨與大司空彭宣同
事莽去宣而徙光者豈眞賢光哉習知其爲人
可奪姑欲假其素望以濟吾事而已夫惟龔勝
邠漢接迹彭梅作者七人自古不多見也

孺子嬰

居攝元年

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按賊莽居攝時漢諸侯王徹侯百官宗室內外

疏戚皆眇溺祿位阿附功德拘制符命靡然聲
和影從甘受其罔竟無一人能蚤見豫發者自
劉崇翟義起兵討莽天下曉然知莽醜殺平帝
欲篡劉氏之罪由是豪傑始有離怨之心而莽
亦自懼矣蓋崇本宗室義本世臣動係人望觀
其始謀之言固已置死生成敗於度外事雖不
成足以倡大義爲天下先矣或者乃以不量力
爲論不知義者也昔魯莊公乾時敗績春秋猶
以爲榮况崇義之死乎是故論漢之中興當斷

方洲集

卷之四

三九

史四

三百六十四

自此始

初始三年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

按單于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
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嗚呼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無也漢之臣子尚可以聞此言哉

漢玄帝

更始元年

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殺王尋

莽自居攝以來制度已定威力已張黨與遍天下財物克府庫卒馬兵甲彌滿中外昆陽之戰至四十二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虎豹犀象以助威自秦漢出師未嘗有也劉秀起自田野疏屬所得惟春陵子弟八千至騎牛卽事後雖收合三兵又皆草竊選奩百不當一自古衆寡不敵強弱不倫未有如昆陽之戰者然莽聞漢兵而懼秀見大敵而勇莽積十八年之力秀舉一歲之勤一戰之間興滅遂決蓋由漢之天命不改人心不移賊莽乘間而攘光武取於旣及是以力少功巨徐取疾應豈獨德義度勝其力哉

方洲集

卷之四

三十

崑

此卷共字八千六百五十
共該寫刻板價銀四兩三錢二分五厘

方洲先生集卷之五

海昌許清編集

祚校正

後學錢孚徵重校

讀史錄

五

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元年

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

自劉縯兄弟舉兵至是才二年而更始尚存或

方洲集

卷之五

一
史五

二百四

者議其正位之早以事論之盍猶惜其遲也夫
衆水所歸非其地則溢而爲害衆人所向非其
人則散而爲亂勢不可以中遏志不可以強一
在定其初而已矣當賊莽據鼎之餘漢廟篡食
之後伯叔兄弟首事之際天下以思漢爲心豪
傑以應漢爲事雖有草竊者亦不過假漢以爲
名當是時也使能行王常之正議遏張卬之亂
謀因衆向之心而順方來之勢所立者如世祖
其人則豪傑順事草竊革心復漢如反掌耳顧

乃貪玄懦弱共舉大器而委諸奴隸之才萃爲
逋逃之主於是乎士庶失望豪傑解體視伯叔
兄弟且不自保況公孫述隗囂之徒其有不蹶
張者乎衆志一變大勢隨分由是向之所以思
漢者忘於漢所以應漢者貳於漢所以假漢者
遂爲漢敵雖以世祖仁明勇略所向成功然猶
東征西伐悉閉艱難收其已放合其旣離數年
而後混一其勞過於易姓創業良由不能蚤正
大位而定之於初也然自河北旣平之後耿馬

方洲集

卷之五

二

史五

三百九

發策之餘時固可矣而猶不聽畱時逆衆必待
更始決敗而後卽眞者非特謙重未敢疑亦有
西伯望紂之思焉此所以爲中興盛王也

二年

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
譚鼓琴愛其繁聲弘不悅召譚讓之譚叩頭謝其
後弘因大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其
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按弘事與申屠嘉罪鄧通相似然弘能致帝改

容謝過復令譚給事中卒善其後嘉不能使文帝疎遠鄧通竟死於獄蓋文帝得於繼紹優容之意存世祖出自艱難警慎之心勝而況譚之與通其爲人大節不同上之所以用之者亦異宜其然也

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如生賊遂污辱呂后屍

自古甚賊亂不道未有發掘山陵而淫穢官殯者赤眉之事雖亦無可奈何而怨悼之心修復

方洲集

卷之五

三

史五

二百七六

之令曾不少見及其降也方且賜田宅爲郎下詔祠高廟以受其傳國之璽得失輕重其可相酬邪梁溫韜發唐諸陵盜其金寶圖籍及歸莊宗郭崇韜猶以謂此劫陵賊罪不可赦五代非漢之繼紹莊宗非唐之子孫貨物非褻體之辱何建武君臣竟無一語省責而樊崇盆子晏然竝在遲遲五載始一謁園陵豈不爲盛德之歎

哉

四年

八月以侯霸爲尚書令

王者之兵所以弔民伐罪安暴止亂非以利天下爲心故雖仗鉞麾旄之際本原一念未嘗不在於民此世祖所以初用卓茂繼舉侯霸皆表其平日能安民也舉一知百卽始見終指事原心可以考論其爲民之急撫世之端真有所在先儒胡氏謂光武之興非止一事獨以舉卓茂爲能光復舊物享祚長久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達觀昔高帝過魯一祠孔子謂足以興漢漢之興固亦止於此哉

五年

十一月以侯霸爲大司徒霸聞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旣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當問邪不足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君子之應事接人思旣及而後言意在而後問若汎然與交漠然與處無所欲聞雖可與言

方洲集

卷之五

四

史五

二百九十

而弗與之言者多矣昔高宗思道之久故命傅說以納誨武王求治之急故訪箕子以彝倫衛靈公有志於戰伐故問孔子以陳梁惠王有志於富強故問孟子以利雖所問不侔固皆志有先定也侯霸夙昔以治郡著稱及爲司徒不過明察守正奉公不回而已其辟閔仲叔大欲因其名而欲侵之從任耳非有薦賢尚德之思屈已就問之意宜其勞苦之外無復可語者矣及仲叔非之而不悔其失辭出而不爲之畱投劾而不屑以爲事其去也漠然則其來也汎然可見矣今之人卮酒召客不至則敬速之至則謹禮之無故而遽去則主人必不自安殆將有造詣而謝過者豈有徵賢聘德而簡忽若是哉視古之吐哺握髮何如也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

甚哉光武嚴光之事曠古今而一不再者使堯舜時實有巢由其貴下高尚亦未必若是之不相入也天之生才固有君相之奇才之生世當

盡修治之責未有無其故而必不仕者古君子
出處視治亂行藏由用舍太公伯夷皆避紂而
居海濱聞文王起而歸之甚急堯徵庸而舜來
高宗形求而說至皆未嘗一濡滯也光之有諸
身者果過於太公伯夷舜說乎光武之禮下於
光者其勤猶不如堯高宗文王乎凡君子行則
有以正天下居則有以善於其鄉王良不足論
矣周黨卧疾杜門然鄉里稱高賊不入境未復
著書自見光之出處行止惟必不從仕而已自

方洲集

卷之五

六

史五

三百卅四

少以老在齊在吳曾無一善可紀何哉光武其
故人也矣霸其素與也君呼爲狂奴而一不吝
諷以世務相書以見招而無所推讓如王霸意
光之所自知與君相之所以知光者各已審見
乎善乎胡致堂之論曰王良友人責良不有忠
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此
言雖爲良發其所箴者亦衆致堂蓋推見至隱
而有此論可謂闡幽之言矣自是以來人徒見
其聲光氣韻抗勵崇高相與稱頌慕學矯激流

弊卒至漢末黨錮之禍蓋有自始而人不知也
故中庸之道不立異以爲高不矯情以干譽義
之與比而已矣

八年

潁川盜起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帝自上
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
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
頭鬚爲白及聞成都降夷述妻子縱兵焚掠怒譴
吳漢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服從一旦何忍行此
方洲集

卷之五

七

史五

三百〇五

聞之酸鼻良失斬將弔民之意

嗟夫潁川之寇騷動京師還宮六日而速行成
都之衆強僭位號暴師一紀而始克使非聖哲
之君未有不震怒而殄滅之者世祖拳拳一念
之仁始終貫通於其間而彼之凶悖逆亂有不
暇顧此卽古者典刑止辟而總之以欽哉惟恤
之言詰兵除暴而戒之以止齊弗迓之誓使囂
述二豎誠能歸義順正則其茅土之封世祖必
不食言矣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史

謂世祖同符高祖於囂述之事殆有過於韓彭
焉

十三年

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其遠方口實薦宗廟者自
如舊制時有獻名馬寶劍者以賜騎士駕鼓車嘗
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郵暉拒關不開不受詔上乃
回從中東門入明日賜暉布百匹貶中東門侯爲
尉

昔旅葵曰四夷咸賓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洪

方洲集

卷之五

八

史五

三百八十九

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今曰郡國
異味則亦非絕遠難繼之物惟惡於古乃一切
拒而不受止仍薦廟之制則其篤務節儉至忘
口體所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矣劍無異
於肅慎之矢馬不出於太宛之求況二物又世
祖平生所籍以成武功彼獻者必自以爲投所
好乃姑受之而不居以爲奇貨則其厭苦兵事
樂於治平所謂包以虎皮歸馬放牛以示不復
用兵者矣郵暉之事適與文帝周亞夫細柳棘

門相同然夜歸不納利害切身比諸勞軍之舉
晦明勞逸事勢不倫乃樂受諫言而又因以賞
罰中興盛主豈武宣以下之所能及哉

十九年

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

人君之度莫大於受直言人臣之職莫難於能
極諫古人謂君聖則臣直孟水方圓其機實有
所係使在上者誠能假借辭顏優容聽納在下
者猶有陽舒陰慘進可退否之憂況加以雷震

方洲集

卷之五

九

史五

三百十五

山壓刀折斧摧之威孰敢抵觸忌諱遙取滅亾
漢世祖寬仁明達精徹萬機有君如此可謂明
良相遇矣然韓歆論飢荒切直詔責殺身桓譚
論讖記怪誕貶秩道死使鄭興不能以遜詞順
旨則亦難乎免矣夫尊位重祿素承禮任如三
人者且爾餘能不囊括乎初上東門之事鄧曄
拒關不入聞詔不受詞氣峻絕若可以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者及帝易后乃曰臣聞夫婦之好
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是臣所不

敢言夫所謂不得者愛憎親疎之間非謂嫡妾
名分可以恣情而任亂也惲又曰願陛下念其
可否勿傷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惲之言意
蓋在太子也其後自知言不可再事必致然乃
反說太子辭位以投世祖之意嚮是果郅惲之
反側變眩其常志哉向也疎遠而不暇計也今
也備嘗而熟於見聞所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
子之庭不可謂空言矣當是時使帝能假借優
容則歆必能洞達民隱以周天下之務譚必能

方洲集

卷之五

十

史五

三百〇六

明辯邪正以解萬世之惑與必能詳陳禮樂之
原惲必能敷切風化之本則帝於夫婦父子君
臣治化各得其全而可以稱純於三代之後惜
哉胡致堂言鄭興不能極論是非以解主惑一
被詰責遽出遜言是矣至謂立后爲誤謂韓歆
之死爲未足以傷其大全是言也雖可以規成
光武之美而不可以矩正萬世之防殆非至論
也

西域復請都護不許

世祖自隴蜀平後一意偃兵息民非有警急要
害未嘗輕動士馬故凡反側不靖者來則姑受
去則弗追擾邊者則招降之款塞者則容納之
內屬者則徙置之雖滅官馬武欲乘其窮困以
行勦滅帝皆優諭不聽其志念所在惟欲柔懷
羈縻以輯睦邊境安靖天下惟於莎車繕善西
域諸國自前至今凡三請都護皆不許詔答以
東西南北自便蓋西域於漢本無損益武帝欲
制匈奴斷其右臂始通中國今莎車繕善之來

方洲集

卷之五

十一

史五

三百卅五

本苦於匈奴之橫斂西域諸國又苦於莎車之
侵暴皆非慕義之誠況夷狄相攻諸國之利防
護有得則費我財方防護有失則損我威重莫
若聽其所之我得不治之正彼有自斃之危是
以請之益頻而終不與也向者郡國盜起聚散
不常幾無可爲計詔許其自相糾擿相斬除罪
遂皆解散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遼東
徼外貊人寇邊祭彤招降併撫納鮮卑令曰審
欲立功當歸繫匈奴斬送首級乃信耳果如其

言持頭詣郡其後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此世祖所以卒不許西域之請豈亦微意所在乎

二十五年

新息侯馬援卒於軍詔收其印綬

援之死事不白實由於梁松凡人子旣冠而婚則父母待以成人之禮松貴爲帝婿援雖父友亦當處以儀文使或不賢尤當勉強貌待如後世郭汾陽盧杞之事顧乃傲然使之獨拜牀下方洲集

卷之五

十二

史五

三百〇六

是何所爲法哉此援不能以禮自防也及武陵之行乃謂杜愔曰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夫老人危鄉甘心死國苟所欲言拜表就道亦無不可而獨咄咄於私談諛語之中竟爲松敗此援不能以智自全也援平生算無遺策料事多奇中不特長於軍旅至其所自處乃獨不知止節昧於進退口之所言身之所向惟在馬革裹屍得死國事爲快方且顧慮子侄遺書戒約媒孽罪謹實

此厲階豈其明於知人黯於知己優於戒人而劣於自戒邪使能早以旣老辭行則功名終君臣義盡雖百梁松竇固何害於援哉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耄耄之嗟凶其馬援之謂矣

顯宗孝明皇帝

永平元年

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初馬援語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

方洲集

卷之五

十三

史五

二百七十三

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及援征武陵蠻還書戒從子以杜季倫爲不可效效而不成陷爲輕薄子適季良仇人上書訟其浮薄亂羣惑衆以援所還書爲驗松固素與季良交結帝因召責松固由是銜援譖毀援幾不保族至是松果以飛書誹謗下獄死使其聞語見書後卽自飾勵改行卒爲善士豈有獄歿之禍哉孔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松何足以知之

七年

以宋均爲尚書令初均守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地之有鷄豚也今爲民害罪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世祖時劉昆爲江陵令反風滅火虎北渡河帝以問昆昆對曰偶然耳古今以爲長者之言今九江虎患以爲偶然則事體常更張以爲非偶

方洲集

卷之五

十四

史五

三百七十六

然則功效不相得予意君子之處難事蓋有出於人所不料若冥孚默感者雖由於德化之相應亦由於機事之得宜耳夫下有募設則工直有常須上有課制則輪辦有定數不特檻穽也爲機爲網爲毒矢甚則設餌繫牲凡可以致虎者無不爲之矣不特城邑也於山於林於澤藪甚則截徑塞隘凡可以扼虎者無不盡之矣如是而虎將何往哉其不至於狂行力噬而肆爲暴橫不止也況急於募設迫於課制困於致虎

之費疲於扼虎之勞所謂殘吏奸貪又從而張其聲勢一以漁獵饕餮於其間其害又有甚於虎者此所以虎不能除而民愈不安也均能去檻穽削課制退奸貪而進忠善德化交孚事幾合節虎之畏人亦由人之畏虎拘制旣空啖息無害其有不潛竄奔逸散而他之哉本傳載相傳虎東游渡江而去一政令之施轉移呼吸民安患息雖謂均爲神明之治非過稱也後世親民之官不惟不能爲均之難其於常行易務如方洲集

卷之五

十五

史五

三百九十二

賑濟如旌表如薦舉如飲射如勸課農桑如禁捕盜賊如優給貧窮如增置耆老之類其初本以爲民而今反爲奸禁貪墨科斂之媒以病夫民者不可勝數安得皆宋均其人而與民疏釋哉

八年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

自古端人正士偶有一言一事之靡常人必指

議而切非之平康之家或鷄犬作祥蛇鼠致異
則舉室驚惶而虞其變若子背其父夫棄其妻
毀冠割髮狂癩顛走而逃其居止則隣里鄉黨
必大以爲怪相與慰諭而使之反正焉中國自
三皇五帝以來綱常治教禮樂文章周平廣洽
渾厚精純雖或小有更移大端終無缺失帝當
是時方且尊師重傅講明正學儒文之盛卓爲
漢光不但如一人之端正一家之平康而已穆
穆四門平平王道忽有如佛氏者至肆然背父
方洲集

卷之五

十六

史五

三百廿五

母棄妻子如狂癩如顛走而逃其所居止且將
率天下而同之則婚姻旣無生育頓絕不過百
年人類都盡彼欲舉中國數千百年之綱常治
教禮樂文章而投之於無類則人道絕矣怪變
如此非直一言一事鷄犬蛇鼠之異曾無一人
一家驚惶指議而相與慰諭使之反正者何哉
然則帝之所講學不過儀文章句之疏末而不
得夫格致誠正之要道宜其施行於家國天下
者不能古若彼以師道名世居然在三老五更

之地如桓榮者亦無一言教正以解其邪惑使其不明則不足以爲士使知而不言則阿諛順從萬古之罪人也論道經邦陳善閉邪之謂何安車玉杖袒割親醕之謂何列爵大賚問疾下車臨喪變服之謂何而忽大節輕大事如此是何忍哉愚意帝之初心得之傳聞失實必將謂其有竒謀秘法如圖讖可以踵美先朝故決志遣使及其來也時方尚文見其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宗室旣或好之而通世一無方洲集

卷之五

十七

史五

二百九四

非之者是以姑且置之以備夷狄之方技耳獨不意其流末之弊能爲天下後世之大害乃爾嗟夫涓涓不塞遂成江河熒熒宿火果焚玉石漢廷儒臣如桓榮者不能救之於涓涓熒熒之際後世乃欲救之於江河汗漫玉石灰燼之餘豈不難哉

十四年

故楚王英自殺

明帝之繼統事實殊倫東海王之廢立本於無

罪今讀史至此猶有惜光武之過舉而矜東海王之不幸者況當時宗室羣臣乎雖以世祖功德隆盛泯於無聲而明帝之心亦必有不自安者及初嗣位山陽王荆飛書詐稱郭況語甚親切帝以母弟秘而不發及徙國廣陵猶復不軌至此帝蓋有不可止者矣夫抱宿疾者忌發物積大疑者惑亂言烈火橫流之傍其所焚溺者豈復有類此帝於楚王英所以大獄追逮遍天下死者以千繫者以萬考驗無害設禁錮者餘五百人天子震怒獄吏惶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又封告人蘇廣爲折姦俟其禍本厲階蓋素所蓄積也使當是時東海王偃蹇尚存郭太后怨憤未死繼是又有淮陽王延之事則帝之褊察惶惑殆有大過於楚獄者雖有馬后寒朗之勸諫恐亦不能如今日之聽從矣帝在青宮素講尚書是舉於堯舜欽恤五刑罪疑惟輕之意已不能廸知允蹈矣若自近小言之帝方迎佛書至京楚王又先好者何乃忽遺其慈悲不殺

之言而又不詆其不足以勸誘人善於此見帝之迎佛出於傳聞其來也姑置之而不甚以爲意也

十八年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戊巳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討之建武中西域諸國求遣子入侍累請都護終不許南單于欽塞內附有所請皆許之又爲之設領護徙居西河美稷北匈奴求和親初亦不許

方洲集

卷之五

十九

史五

三百十六

後以班彪之言因其貢獻答予相當然已明知其欺誑姑欲破懾其機志非誠許之也是故西域閉關邊境晏息北匈奴僅嘗一至五原雲中爲南單于擊却二十餘年中國無北虜之患者絕西域而撫南單于之效也世祖料事之明制事之果酬世御物其精達先見如此明帝承平旣久志氣盈溢始於耿秉之謀繼有祭彤之遺遂受西域侍子爲之置都護設戊巳校尉昔日世祖固不許者今皆從之自是北匈奴連入雲

中攻戊巳校尉西域侍子入甫三年遂與北匈奴合攻都護而圍耿恭矣喪師失將勞心遠略其患沿至章帝之世而不得息者通西域而姚北匈奴之效也史謂明帝動遵建武之制度無所更改何不類若此哉

肅宗孝章皇帝

六年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方洲集

卷之五

三

史五

二百七十

百姓以爲便而歌之

廉范毀削禁夜作之先令與宋均除削捕虎之課制同世之守令得其人雖制令之不便民者皆可轉而利民不得其人雖制令之便民者皆可變而病民使徒牽於制令顧已而不顧民之利病豈民父母之心哉故守令之賢否生民之休戚攸係爲人上者誠不可不慎用之也

七年

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

太子慶立已四年未聞有過而遽廢易事與世祖若合軌步世祖雖爲陰后爲之然郭后怨對有詞太子退讓無已尚可假托猶且遲及三載而後改立其後郭況親幸日隆沛后始終自豫顧其遲留委曲所謂觀過知仁猶足以見其不忍之心也若章帝之舉一出於竇后纔邪誣陷欲廢慶也則構殺宋貴人旣立肇也則併殺梁貴人而及其父禽獮草薶無復家人之情回視前聞迥若霄壤蓋以章帝與光武不同竇后與

方洲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史五

三百四

陰后有間也嗟夫世變日下君道不脩效德則滋薄襲過則滋深開國垂統之君誠不可以細行不足矜而示子孫以非正也

建初四年

封馬廖等爲列侯以特進就第

光武監王氏之禍始終不任外戚以政甚至遷呂太后進薄太后至以子孫議祖帝豈不達而甘心成過其將以呂后有王產祿之失薄后有不私昭之美所以爲後世立防設警口雖不言

而意實斯在明帝承統恪遵成憲后妃之家不得封侯預政雖以馬援之功獨屈雲臺之畫虛名猶靳況實器乎是以馬氏之族終帝世未嘗改官此建武永平所以號爲清明之治章帝嗣位未幾卽進馬廖等衛尉中郎將已有傾交厚施之漸繼遣馬防出擊燒當羗復有怙恩報怨之非至是乃封廖等爲列侯以特進就第上壤光武防後之規下啓竇后效尤之地使帝蚤聽第五倫之言順成馬太后之意則恩禮兩全先後一視豈有他日投書怨誹致於罪免而後已哉顧乃務爲舍弘剛斷不及而竇憲兄弟自是益無忌憚肆作威福蓋得於積習觀望而有以持帝意也

八年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帝大怒召憲切責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人嘗言治家難於治國過嚴則傷恩過慈則背

方洲集

卷之五

三

史五

三百〇二

禮惟寬而有制使上不傷於恩下不背於禮則家齊而國可治矣漢文帝恭儉仁柔事從簡約而薄昭殺人必致以死至于竇廣國兄弟不過厚賜田宅家於長安遂成退讓君子光武謹厚寬仁克先要務四親廟自南頓君以下母黨不聞大有顯擢至于陰郭二族亦不過富貴之而未嘗一預機要卒能保有令終章帝卽位以來廩贍飢民勸農理獄以上林地禦賦與貧民還坐事徙者四百餘家省冰統方空穀罷治庠沱

方洲集

卷之五

二十三

史五

三百卅五

石曰河禁治獄慘酷戒俗吏矯飾除禁錮令賜胎養教之類史不絕書世不屢見無一非惠愛元元之政而獨不能行於馬竇之門其罪始於萌孽積至拱把養之以至合抱雖有第五倫鄭弘周紆切直之諫皆不省覽而又加之以罪及沁水園事神昭鬼奪將不可解而又見阻於后爲劉氏者則屢言而忤主爲竇氏者則一言而回天廖則去而復畱憲雖蹶而復立皆由章帝厭明帝苛切一切務於優容政事之美不足以

菽閨闈之惡長厚之風不足以化悖戾之氣無制之恭仁寬厚不足以躋文帝光武之忠正幸而輔弼有人中外無釁明帝之家法未遐和帝之智斷接近不然則竇憲之禍於國家去賊莽特尺寸耳史謂東漢之治實衰於章帝信哉

章和二年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中國之處夷狄順而歸附則柔撫之逆而侵暴

方洲集

卷之五

二十四

史五

三百一十一

則擊卻之二者皆非所欲不得已而應之耳使其逆順不形則嚴士馬利弓矢築亭障堅城壁謹備之而已矣此單于自明帝末一嘗與西域攻沒都護之後歲以乞和爲事無擾於邊元和初爲南單于侵掠常詔令還其生口今未踰五年彼方連步來降未聞復爲邊患乃欲乘其衰耗聽南單于之計無故興師出擊似非王者處夷狄之道也夫詐暴乃夷狄之本情信義實華夏之常道接戰乃北虜之長技拒守爲中國之

善策夷狄相攻乃天下之利爲虜助勢非兵家
所宜今背信義而效彼之詐暴舍善策而投彼
之長技忽大利而犯兵忌無非欲爲竇憲徼不
測之功而逃必死之命也借使此舉不遺一鏃
盡滅匈奴已非帝王盛事況當盛夏驅無罪之
衆而救有罪之賊臣哉非竇皇后未之前聞也

〔此卷共字七千四百八十個 該寫刻板價
工食銀三兩七錢四分余孟德刻〕

方洲先生集卷之五

終

方洲集

卷之五

二十五

史五

方洲先生集卷之六

海昌許清編集

門人朱祚校正

後學錢孚徵重校

讀史錄

六

和帝

永初四年

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

光武之世南單于款塞內附非誠於愛戴畏北

方洲集

卷之六

一
其六
三六

洪

部而欲憑籍此威也北單于屢乞和親非樂於
依隨防南部而欲分撓其勢也光武於南則厚
撫之所以固結其心使爲北部捍扼於北部則
羈縻之所以牽制其力使爲南部抗衡內外相
制動止相持彼此自相攻擊積四十年西北邊
關不聞有長驅大入之擾方是時臧宮請因其
分爭疲弊欲盡滅之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
敵吾方自思雖皇太子問及兵事猶曰非爾所
知則光武之弘謀遠慮無復有前知審見可與

相若者自是南部日盛北部日衰而今南部遂欲乘其耗散破北爲南竇憲等急於自利不顧可否而以盛暑興師天忘其惡偶有成功憲自以爲不世之績而不知光武之初意必不在是也方其未行使因袁安任隗尹睦之議命於除鞬歸北以領降虜允合事機乃聽憲陰謀復立爲北單于所謂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難復保誓急則合力緩則自防施捍扼之心徹抗衡之勢是憲等一舉而三世防邊制虜之規盡壞矣自此北部旋畔南部攜離南北互相脅叛直至孝安永初之年邊患不息其後雖復一暫擊降而其信畏之心終不如建武永平之際矣

元興元年

冬十二月帝崩

治天下者愛惡不偏於所向親疎不昧於所施然後可以言君道也竇憲以謀逆伏誅宜無遺類和帝一聞竇環忠善卽從貸宥梁貴人死狀旣白竇太后宜有貶削和帝推引恩義不忍復

方洲集

卷之六

二

史六

議乃追尊母爲恭懷皇太后改葬西陵自是宗室罪絕者悉復屬籍梁王暢有罪止從寬典獨於清河王慶賜予優渥恩義滋深而諸弟分封竝始終無間此其愛惡不偏親疎有等本於心身而達於天下無非仁義之流行矣考諸紀傳其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詔爲貧民顧牛犁者一勸民蓄蔬以助五穀之食者一令過所實稟流民者二貸民種糧者三賜鰥寡孤獨粟者三賜民粟帛錢布者四減放輸作刑徒者五除減田租芻參者六聽民得採取官陂池園林者六賑貸不收者七自古史籍所載未有憂恤元元甚於飢渴如此其至者豈不忍人之政固自有本乎愚嘗就事論之其不貶削竇太后過於光武其尊葬梁貴人過于肅宗其克清內難不露幾微不動聲色過於昭帝當時登用忠貞繼興勳舊講明典紀降附戎夷雖禮樂未章而政治均一又庶幾文景之際胡致堂謂前史未之發揚豈非缺典其指蓋亦廣矣若使天壽平格則其

不得已而爲如鄭衆之事必有尊節裁定之制
奈何世祚不遐遂開大釁豈東漢之盛衰治亂
亦已定數乎

殤帝

延平元年

太后迎清河王祐入卽位太后猶臨朝

后初臨朝卽進用名臣封平原王遣清河王就
國皆合機要又能罷祀官不在典者減用度遣
宮人實覈傷旱除其田租檢勅鄧氏賓客其務

方洲集

卷之六

四

史六
三五十一

崇惇實克先身家隱然可見自其已然者論之
臨朝之制真可卽已自其未然特論之則其畱
祐并耿姬不行之慮亦非馬竇之所能及而乃
貪戀大位以致陰陽失和乖異迭見及死而猶
不悟視其初之恭肅謙讓動有法度者何在哉

安帝

永初元年

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漢制三公天子御

座則起在輿則下拜三公則天子臨軒百僚會
卿贊拜御史授印綬三公讓而後受禮命嚴重
非若庶官可以輕爲廢置者建武之後事歸臺
閣三公備員安帝時鄧后臨朝權移外戚或出
近幸選舉誅賞庶務皆由三府尚書防等自當
審進退慮事勢不可則力辭見可則力往或明
爭顯諫或潛移默感或開陳利害禍福直請太
后歸政於帝則權威不僭政務有歸吾責庶亦
少盡如此者至再至三而必不可行焉然後奉

方洲集

卷之六

五

史六

三十三

身求退以避賢路萬一因此而有所悔悟之心猶
足以爲善也顧乃旅進旅退患得患失馴致陰
陽失度水旱相仍災害竝臻夷夏不靖迫於策
讓免斥而後已遂使古者經綸燮理之任壞自
今始彼雖謀事不成猶賢乎已防勤二子豈非
周章之罪人乎是何異於爲人任芻牧而不一
見牛羊至于祭享不備則泯然受責而無片言
可諉是果可以處師傅之任者哉

二年

徵鄧騭爲大將軍騭辟弘農楊震累遷荊州刺史
東萊太守

胡致堂論楊震不能審義而易進不能知難而
早退以及於斃此確然之論使震猶在亦無可
隱諱者至舉其對王密却金之言謂天地本一
不可以爲二天地無血氣心思不可以爲知因
是以震爲燭理未明致堂此言幾於好辯而以
辭害意者焉夫天地固不可離爲二物然亦有
上下之分儒者所謂天尊地卑天覆地載高明
方洲集

卷之六

六
史六
三十一

配天博厚配地仰觀天象俯觀地法未嘗不對
言而偶舉又謂天視天聽天顧天授天命天討
知我者其天亦豈真有耳目手足言令心思其
對越監臨無非主乎人而言之也自古舉詞成
經出聲爲律惟聖人爲然顏曾思孟而下已不
能爾後世師模之士在朝廷則言切法制講經
史則語會理義至於處鄉黨對家人其問答酬
酢不過循序應俗語不違正而已豈能一無過
舉哉震意特欲峻却王密是以指天呼地以明

幽暗之不可欺非專爲密論說三才而引喻失義也今乃舍其所繇以率然之言筆實爲燭理不明而謂其仕途牴牾皆職此之故無乃求人已甚乎本傳改地爲神又不知何爲也

四年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盜

虞詡勸張禹網羅涼士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答其勤能內以防其邪計此以恩致力

方洲集

卷之六

七

史六
三十八

處置得宜卽光武優待南匈奴之遺意故不嚴而固及詡爲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百餘人貫其罪以誘致羣賊此因罪致功權變合節卽光武詔許郡國盜相斬除罪之遺法故不陳而解觀詡之所以制涼則知詡之所以平賊各有成算矣他日詡爲武都太守與羌胡相待能以寡擊衆以弱破強竒正迭施攻守異用卒以勝敵安民卓有古名將風略詭謂軍旅未之學爲儒者通病哉

元初三年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自漢文帝短喪後皆踵而行之至不許公卿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之喪是不能爲孝而欲率天下以非孝也安帝初改此令可謂盛舉惜乎纔及五載遽有復舊之失是後改復不常終無一定實由世變風移沿於簡便忽終忘遠輕死重生皆起於建極之地也夫君相臣民之表儀朝廷四海之瞻望古先哲王之率天下者何在仁人孝子之報其親者何有而可以常事處之哉嘗考宋嘉祐八年英宗欲行亮陰之事其後富弼率不肯從起復之詔淳熙十四年孝宗欲改易月之制其後王淮累有奪情之辭近時爲大臣首相者以起復爲榮以終制爲病一聞畱行輟忘大戚雖有仁君孝治不復感愧而反罪斥其議已者此殆鄧騭之罪人也是可尚論其餘哉

五年

方洲集

卷之六

八

卷六
三九

鄧遵募羗殺狼莫封遵爲武鄉侯徵任尚棄市
此與肅宗時徵馬防還下耿恭獄免其官同然
恭與防同事而見忤尚與遵異事而致爭故其
書法雖殊而其責防遵之罪則一也恭得不死
而防車騎之命緩尚罪過當而遵爵土之封急
其輕重是非猶有彼善於此者嗟夫衰亂相襲
戚宦弄權所謂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而暇論馬
鄧之優劣哉

永寧元年

方洲集

卷之六

九

史六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

太后慮貴戚之家面牆術學不識臧否禍敗之
所從來故開邸第教宗王及鄧氏子弟讀書躬
自監試顧乃貪戀大位不肯復辟恣鄧遵等瀆
亂王章樹植私黨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凡后之所以慮後世傾覆凶危不欲其子弟爲
者皆身自爲之而欲以經書之言爲教可謂知
本乎借使教之而從成材如鄧康之忠諫亦鄧
氏之佳子弟矣乃不能少聽其言發威盛怒斥

遣就國而又絕其屬籍卽第蒙養之子將以康
爲法乎將以康爲戒乎人亦有言責人則明恕
已則昏果然

建光元年

皇太后鄧氏崩

鄧太后自臨朝以來晉尾歷十四年水旱相仍
災異迭出羗夷外擾盜賊內滋推厥咎徵實係
王省后每聞飢荒憂惶達旦及根切諫乃不明
加顯戮以縑囊撲殺殿中則其恐懼愧赧而欲

方洲集

卷之六

十

史六
二十九十三

閉藏之情見矣其後鄧康數上書諫后雖盛怒
止從遣絕蓋亦知其親愛無他特欲示警以威
衆人耳使當時公卿大臣能納約輸誠推康親
愛因勸緩康之罪而伸反正之言所謂陵旣不
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后素曾知義又
有恐懼愧赧之心未必剛厲殘忍如呂太后也
豈有不從乎惜乎屈於積威戒於覆轍俯身結
舌如轅駒仗馬無一人敢和康之遺響后必以
爲廷無異言則彼皆謗訕肆然自是日復一日

寇賊雨水也則策免三公民飢相食也則入粟
賣爵内外有警則命將出兵郡國流離則貰貸
節減信哉其有爲民之政矣然去宮闈而自出
錄囚因母服而畱止外第狗鄧遵而刑賞失中
凡其與天相通而可以當天心之仁愛者未嘗
一念切及盤據大位嗣君年已三十猶未復辟
以虛位之君而任其位之臣使復數年而太后
不死則其變故又將有不如史傳之所載者矣
以薛包爲侍中不拜帝聞包名令公車特徵至拜
方洲集

卷之六

十一

史六
三三五

洪

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肅宗元和中詔賜毛義鄭均米各千斛常以八
月長吏加賜半酒所謂加禮如毛義也按此三
人皆散行孝弟孚信鄉邦庶幾古者載采之士
夫周于德者必優於才才德具於身雖聖賢未
有不待用者今詔命薦加恩禮益茂何乃暫出
而輒隱一至而遙歸望望然而不肯屑就是豈
皆高尚其事而以功名不足累心者哉彼誠見
世道陵夷邪僻在位爲士者輕進而重退用士

者貴取而賤施與其失義而悔於終訛若審義而謹於始是後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其言曰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才德之士所見略同如此然則爲人君者懸爵位端禮幣以待天下之賢才竟不能一致其用以熙庶績徒使其垂聲振耀於窮鄉僻野世道之否不已多時乎

順帝

永建元年

方洲集

卷之六

十二

史六
三六三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濟陰之立大政也三公不能預知而一出於內侍虞詡之獄大枉也三公首爲劾奏而卒解於內侍是朝廷天下之公正本係於三公者皆因迹於孫程以爲樹功市恩之具則其威權日盛聲利日隆雖欲節制而抑損之殆亦無以指其釁隙者今乃自以懷表上殿爭功坐免徙封遠縣就國促期發遣旣足以報其功勤又得以分散自保爲三公者直須付之不言聽其有濟而

已乃因周舉爲之表諫復故爵土後雖不輯誰
執爲詞此其於事之大小人之正邪國之要重
機宜一皆懵然無別而惟俯首聽令於他人安
在其爲三公也衰亂有階妾庸在位漢之不兢
豈待至此而後決哉

二年

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胡致堂謂張楷之
請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未知英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尚

方洲集

卷之六

十三

更六
三〇七

洪

論其世英之隱不講學授徒旣無以考其學行
其見也帝雖延問得失又無以考其言詞能知
其素蘊實得非同時目見者則無所徵信張楷
責英曰享受爵祿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據李
固議英曰雖無大異言行亦無所缺而謗毀布
流若所謂依世自善無他長者史氏因是記其
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司馬公折衷羣言
而以清修之士第之可謂尚論其世當無疑也
若欲盡非前聞味想音迹之似是而謂兩漢隱

士未有若英者不幾乎捨近實而從浮遠乎或曰毀嫉之言常生於類英不事言論風旨故增茲多口耳然汝南黃憲與英同爲布衣亦無言論風旨其稱重之人如黃龔袁閔荀淑陳蕃戴良周舉郭泰皆一時名達無不心服口道而無一詞毀嫉如英何哉若以三人爲不知英而欲褒英爲有道則是數人亦可謂不知憲而當貶憲爲無道矣其可乎

陽嘉元年

方洲集

卷之六

十四

史六
三十一

立貴人梁氏爲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侍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叅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帝從之

順帝欲探籌立后非禮之正胡廣諫論可謂善矣但所言未盡古義將不可則昔者先王立卜筮之法所以決疑慮定吉凶以成天下之務非若後世藏闢覆射者比故春秋傳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又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皆先盡人

道而歸重於天使廣能舉此以告順帝既足以
正探籌之謬又足以勉聽天之誠彼四人者亦
將各知所重而足以消絕其驕恣覬覦之私焉
何乃棄此不務而欲其終決於貌則凡容色詞
氣之清揚威儀態度之柔曼者皆可以勝夫年
德長盛者矣自古人君牽制於柔道以至賤凌
貴庶奪嫡甚則瀆亂宮闈播蕩家國者皆從此
出順帝元服僅三載而貴人有寵者已及數人
狎昵纏綿至不能建擇自是而戒警恐動之猶

方洲集

卷之六

十五

史六
三〇七

洪

慮不及尚可以從史哉廣真失斯言矣

永和元年

以梁冀爲河南尹

昔竇憲刺殺都鄉侯暢而歸罪於暢弟初無宿
怨蹤跡甚秘尚書韓稜卽以爲賊在京師何敞
因獨奏案之竟得其辜而暢弟不及梁冀居職
遊逸縱暴商客呂放以告於商而商讓之人所
共知者及冀殺放而推疑於放仇怨捕滅其宗
親賓客百餘人恣其殘橫終無一人敢爲疑議

此可以見王室衰微外戚放濫怙終者日盛於前而讞詳者日損於昔冀卒敢於弑逆而無所忌憚豈非其故技者以引之哉

三年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舉馮直應詔舉知直嘗坐賊罪因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升諸公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與宣方洲集

卷之六

十六

史六
三十

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

中世爲仕者思莫在公各於其黨薦人者常有以望於人薦於人者嘗欲以報於人彼此相善而不知其惡彼此相愛而不知所惡旋相倚庇互爲比周間有不昧是非亦惟付之不言無復能明爭顯諫於恩交之地者雖以楊震李固之賢猶不能忘情於鄧騰梁商況下此者乎今觀左雄周舉初相詰難若不相容言意一伸了無畱蓄雄不以爲怒舉不以爲慙和而不同宛然

古者官師相規之意豈直諱厥一暫偶致之比哉此二公所以雖處衰亂之世各能以功名保終真可爲後世舉賢報德之法也

漢安元年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初綱分行州郡埋輪於額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梁冀兄弟

冀因廣陽多盜以綱爲守蓋中傷之也使綱不量時度義使氣任勇如埋輪時盜必不弭身且致敝無何單車叩壘遽令十餘年劇賊隨時降

方洲集

卷之六

十七

史六

三百十七

解網果何術哉其意以爲良民之所以致此者由於政亂亂政之本由於朝廷梁冀等擅權播惡下不聊生是以賊之言曰荒裔之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耳綱以預知其然所以從容閒雅罷遣吏兵分散部回爲之區畫引掖如拯溺救焚此卽不問狐狸之本意也盜豈有不懷服者哉後世任官者稍聞民之弗輯不能原情反已輒相與窮追掩捕而復自以爲功其視綱之旣死而所化之賊猶爲之制服成墳者盍亦自省

焉。

二年

增孝廉爲四科

漢初所謂孝廉自是兩事後乃合爲一科士必有實行著於鄉黨而後得舉故郡計二十萬口纔及一人其務本覈材猶有周人賓賢之意陽嘉中因左雄之言始限年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箋奏已非設科之本制故張衡有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則以

方洲集

卷之六

十八

史六

二百九

學文今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逐末其言良是也至是黃瓊奏增孝悌及能從政通爲四科猶爲舛駁夫旣名爲孝廉其目又有孝悌則始所謂孝廉者旣無取用而餘三科皆不得爲孝廉矣前所云家法箋奏皆將取以從政而今又別立從政之目則彼皆若無所施矣然則漢之孝廉由二而合爲一自一而分爲二自二而分爲四始以行義而更爲藝術始惟舉任而流於策試所謂孝廉之科不

過懸空名而無實事矣然猶幸其初建置之重
中間舉黜之嚴故其得人之盛終有過於賢良
文學也

建康元年

帝崩太子炳卽位

順帝出自險阻返正大位十八年間雖無奮功
勵世之材亦無絕天遏衆之惡觀其初復朝太
后尊任許敬登庸俊乂徵聘賢良聽納直言興
起太學開科定試減膳還珠未嘗因暴怒而輕

方洲集

卷之六

十九

史六
三九十三

殺一人未嘗事遊逸而忽廢庶政衰亂時君亦
可謂難能者矣所可太息者初因肇迹而封內
侍繼以同事而封宋娥終以椒房之親而牽制
於梁商之父子良由其含容有餘剛斷不足以
燮友之柔而施於強梗之世之所致也使帝當
孫程等免遣梁商還封阿母歸舍諸常侍叩頭
謝罪之際奮然分背放逐無所回互則天變時
消民生日靖帝之爲帝將無愧於章和之間矣
惟其敬不勝怠愛不克威優逸因循之私不足

以制奸兇悖厲之漸末年命令政治之主名雖出於中朝而誅賞廢置之實柄皆移於梁冀以至國統多虞弒立由已兩漢之治因不可復振史論謂順朝倣僻之多蓋亦推本於安帝也

冲帝

永嘉元年

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進擊張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爲宦官所惡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遂卒於家

方洲集

卷之六

二十

史六

安帝時虞詡初以朝歌長平縣境羣盜繼以武都守擊破羗夷然性剛正屢以正議直道得罪戚宦其事適與滕撫類然詡九見譴考三遭刑罰終獲救免其後功在朝廷者甚衆撫方及向用將戮力王家一爲權宦所惡輒擯棄不復老死草野是誰之過哉夫亂莫大於僭命功莫重於定亂才莫難於方直華馬二賊皆稱帝叛逆撫以九江一都尉不及朞而盡平之視詡蓋有過之使能久於任用則其所成詡將不得專美

者胡廣乃以權宦之故忘其功不報棄其才不
惜固然承旨奏黜而卒於家廣雖名爲三公殆
一孫程之不如也蠡吾侯之事况望其能與李
固同心而不懼憚於梁冀哉史論其庸庸飾恭
據正或撓信夫

桓帝

建和元年

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李固杜喬可謂忠矣獨惜其去就生死之際猶

方洲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史六

三百八十四

失於明當耳夫大臣之於君道合則留不合則
去其幾所謂不俟終日者也是故言必從諫必
納上有弘濟艱難之托下有同力夾輔之人國
雖危亾義不可去二公自安漢以後朝政日紊
世事多虞內迫於太后賊冀之橫肆外敗於胡
廣趙戒之柔佞號令不出於君誅賞不由於法
廢置大事不可得而與謀弒逆大故不可得而
必討二公僅以名位自居不過具數備官真可
以有無者特未行於迫逐耳顧猶不去以致於

罔極幾覆絕其宗豈非見事不明而失去就之
宜乎使此死能用於孝質被弑之日因帝食餅
之言發冀欲吐之語叩請太后糾率百僚檄告
天下推舉尚食常侍之人決於必得罪人以盡
春秋討賊之義事雖無成不幸而死猶足以暴
白於天下後世顧惟伏屍號哭泫焉無爲冀因
是空視稔惡益敢爲甚焉之事二公不死於君
不死於國不死於討賊定策之事而枉死於賊
臣梁冀之手臨危不悟尚欲以口舌爭又自獄
幾於成敗論人也

元嘉元年

尚書趙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羣臣朝賀冀
帶劔入省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卽劾
奏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

自冀擅權弑逆威行中外公卿列侯中二千石

方洲集

卷之六

二十二

史六

三百十一

司隸百職無一人敢公劾顯訟其過惡張陵叱奪其劔致冀跪謝亦可謂鳳鳴朝陽者矣使當時之臣皆蚤能辯此則冀亦將折懾而不敢大肆悖亂若是況元會之日彼以弒逆兇邪帶劔入省其情蓋亦叵測不可謂爲毫芒小罪而不加察是時冀弟不疑以舉主讓陵陵因正對事與周舉答左雄略相似然雄聞舉言卽悅謝已過不疑惟有愧色蓋舉陵同類而雄不疑異情也

方洲集

卷之六

二十三

史六
三十五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梁冀之惡貫盈滔濫凡其功之大皆其罪之深者也况弒逆一事人得而誅今不收沒其田里反增封四縣不污瀦其宮宅反賜以甲第不孥戮其妻子寘以大愆重辟乃反待以殊禮功罪不明賞罰倒置皆由冀之兇威虐焰薰炙日深不惟能鉗制人口舌警聾人耳目日銷月鏹則將併人之禮義廉恥移奪泮渙而積以成弊矣是以稱其勳德比周公不得已而下比於蕭何

鄧禹霍光是欲援狗彘而儕諸駟驥何其非類
之甚三公尚耳況其下者乎猶幸太后已死冀
族日縱又有李膺陳蕃張陵諸君子參錯在位
足以銷阻其奸不然使冀少有邪慧之才匿情
招譽而又卵翼之以胡廣韓續等之諛隨則哀
平之事將復生於其時矣豈止跋扈而已哉

此卷共字六千四百個該寫刻板價三兩四錢

方洲集

卷之六

二四

史余

方洲先生集卷之六 終

澄馬... 卷之六... 三公尚耳... 猶幸太后已死... 冀族日縱... 又有李膺... 陳蕃張陵... 諸君子參錯在位... 足以銷阻其奸... 不然使冀少有邪慧之才... 匿情招譽... 而又卵翼之... 以胡廣韓續等之諛隨... 則哀平之事將復生於其時矣... 豈止跋扈而已哉

張方洲先生集跋

浙中文憲屈指宋劉後稱王文成鄭端簡而三黃門相繼起海上後先炳耀海內推爲山斗

順成之間先生各節砥礪議論愕愕受知

明主持節外夷丰采茂著風流文雅甲於中外推爲偉人史稱其有蘇典屬之大節而有陸大夫之文藻洵不誣矣先生集爲其門人許明夫朱文濟輩手輯四十卷最後爲其姻家崔都尉所續者復四卷共四十四卷先生旣遭伯道之厄而其兩家

方洲集

跋

一

三十三

所鈔板漸至散佚先孝廉憫而罄囊收之已失去十之一後復遭回祿餘燼僅存又失十之二余不佞與季弟陞悼典刑之垂墮先志之將湮會家嚴方聚白下高手梓行先太常集因募同志爲之編次前後集共得三十二卷捐貲繕刻勒成一家言嗟乎劉王兩文成不徒以文章顯而功名在竹帛象賢在後人宋學士鄭端簡著述方炳耀於域中許黃門集得其後侍御公而卷帙重新先太常集歿後幾一甲子而鉛鑿始竟今方洲先生集亦藉

諸公之高誼而得與諸大家共載東南之文獻亦
可謂一時之盛事矣梓成余友湯公孟書來歎吾
鹽虛盛事管有程異隱先生集吳南溪爲之行端簡
公爲之傳以南溪爲異隱功臣而又以愚兄弟此
刻爲方洲先生功臣則吾豈敢姑以先達之貽併
不沒先人一念之善至於文章定品自有先達之
前後序文余小子何贅焉

鹽官後學錢世埜夷仲父頓首撰

上元王自謙又謙父書

張鳳督刊

古川集

卷二

三

所錄板湖至... 上元王自謙又謙父書

十一後復遺鹽官射學... 夷仲父頓首撰

前射學文余小子何贅焉... 夷仲父頓首撰

不致夫人... 文章安品自... 夷仲父頓首撰

陔爲文... 夷仲父頓首撰

公爲之... 夷仲父頓首撰

鹽虛事... 夷仲父頓首撰

百... 夷仲父頓首撰

諸公之高誼而得與諸大家共載東南之文獻亦

